

古今人物論第六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秦始皇

漢司馬遷

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
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章成始皇
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
言之也

秦

漢班 固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兼并
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距
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
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
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
得嗣冠玉冠佩華綬居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
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慮却顧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滑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
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壩上素車纓組奉其符
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擁魚爛不

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中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戕天下土崩
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旦之孤誤哉俗
傳始皇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
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評 此贊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遂摘遷短而著論如此語
高古絕甚不類孟堅他諸作

秦始皇

明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王

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
商鞅爲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
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
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
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邊秦者四
而其半已爲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
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
爲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
夷之楚卽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
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

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爲非愚以爲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一王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卽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冀而姑爲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王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紕其

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爲僭也

評論駁極工

過秦論

明楊慎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
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
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
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
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
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
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功未畢
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

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
閤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
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乎壩上矣計始皇之
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
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映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
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
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
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蘧子由之言曰天厭喪
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
亂其後六國未仁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

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可與賈生論並駕

坑儒

唐賈至

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譽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于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篲芟群雄如寸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

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矣湯武弘業不替也。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追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誹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播棄典墳大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評 推秦焚書之意尤奇

一 盧生

明王世貞

盧生等相就坑塹膺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叱曰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而召諸儒生乃倍

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靡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臾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竄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評 盧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豈盡盧生耶

坑儒銘

唐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讐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評 坑儒坑秦萬世痛快

由余

宋蘇洵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
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
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
郡國而不以爲恥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
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
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
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
也而舉二盜焉穆王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
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嘗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趙高

宋燕 軾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
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
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
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
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
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

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黨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評 明宦官之禍重爲後世戒真金鑑也

李斯

漢司馬遷

李斯以閭閻厯諸侯入事秦因以瑣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闕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

宋 蘇軾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
典以夷三族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
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鞅堯舜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
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
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
其僞爲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平易爲心忠恕爲政則上易知而

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
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
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
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
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
興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如
戾太子之悍則甯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甯死與反而已李斯之
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

果於殺者

包正子

明張之象

包正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蓋隱於包正之下故稱包正子云始時嘗受學於趙人荀卿所與上蔡李斯同師李斯自以不及包正子包正子家貧甕牖蒿廬樂志勵節布褐不完菽食不飽嘗緯蕭以自給不受贍遺里中豪者子或非詆之卒爲改色李斯將入秦顧謂包正子曰斯聞之得時者昌失時者殃今天下鬪爭客者主事子當是之時而懷璧退隱不求世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駒隙何乃自苦乎包正子默不應鼓琴不輟斯逡巡而退有愧容既

而李斯西入秦事始皇帝遂立功名日益以顯貴斯長男由爲
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烜赫當時無
兩於是包丕子遺書風之曰蓋聞物禁太盛鬼闕高明鄙語云
惑者知返迷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足下位崇尹望名巨
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鵠雖
不恥舁棲知所遠害也靈虬不恥污泥知所避患也顧子三復
計之李斯不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
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仰天嘆曰吾早從包
丕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
祖卽位雅聞包丕子賢徵爲太子師固辭不拜將妻子逃去入